

小时候的年味儿

□ 马明高

现在过年,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可总是觉得少点什么。这常让我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琢磨回味小时候的年味儿。听老爷爷说,老早以前过春节,国祭天地,朝廷皇帝要上对天地敬,下对庶民恩泽;家祭祖先,上对先人感恩,下对后代教诲,似乎有一种神圣的责任和强烈的宗教精神。小时候觉得那时的人,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庶民百姓,都想的是如何在天地间安身立命,都在追求一种“仰无愧于天,俯不忤于地”的人生活法。

小时候,腊八一过,人们的心里就乱起来了,做事不能专注,因为人们已经走进年的大门了。从腊月二十三,人们就已经开始过年了。孝义旧时民谣说:“二十三,打发灶王爷上了天;二十四,抹布打扫是桩事;二十五,买下白菜和萝卜;二十六,割下二斤猪羊肉;二十七,男女老少洗了脚;二十八,炸了油糕蒸枣馍;二十九,提上灯笼打下油;三十儿,门神对子贴街门;大年初一,打扮起来去拜年。”

农历十二月初八,称为腊八节。《风俗通》解释说:“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曰腊。”腊者,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周代,每当农业生产获得收成时,人们便认为是天地万物之神助佑的结果,要进行一次总的报谢大祭典,称为大蜡。古代腊祭,也含有慰劳农民的意思。《月令》中说:“腊先祖五祀,劳民以休息之。”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是祭灶节。灶君爷被尊为一家之主,掌管着许多关于家庭

兴旺衰败的职责。《经说》中说:“灶君,管人住宅,十二时辰善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旦,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人被灶君告到天上,严重者少活三百日,轻微者少活一百天。所以才有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横联为“一家之主”。人对灶神敬畏有加。

农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为除夕节。除者,岁时逝也;夕者,夜晚也。原意讲“一夜连双岁,三更分两年”。首先要清扫卫生。要彻底清扫院内环境,即使平时很少光顾的犄角旮旯,都要认真清扫。俗话说:柴有柴样,炭有炭样,清水洒街,黄土垫厕,院里院外,喜庆洋洋。其次要安置神龛。民俗认为,春节凌晨上天诸神要降临人间,与民同乐。再次要安置神主。就是邀请列祖列宗及一切亡故亲人的灵魂,回家与生者共度佳节。存有家谱的人家,要将家谱恭恭敬敬地悬挂起来。第四就是要垒旺火,挂灯笼,贴对联,贴门神。除夕日,每顿饭都要敬神祭祖,焚香烧纸,饭前还要鸣炮。傍晚,集中放一阵炮。民俗称“安神”。安神炮响过,民间一般禁忌再上街。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谈天说地。吃完饺子,开始守岁。“除夕,子孙都列祖膝下,夜深不去,谓之守岁。”

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民间俗称“过年”或“过大年”。从农历正月初一零点开始,便算正式进入了春节。大年初一凌晨要接神,主要是点旺火,燃年草、放鞭炮等。旺火垒在当院,年草置于门外,要

由家长来亲自点燃。点旺火时不能贸然出门,讲究先点一个炮,从门缝扔出门外爆响,称为开门炮。据说是让夜游神回避。出门点旺火,也称发旺火,取意发财、旺盛、红火。家长发旺火时,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围着旺火燃放鞭炮。家庭主妇则收拾家务,整理祭祀天地诸神、列祖列宗供品,祭祀天地诸神。家长要率领全家依次给各个神位点灯、焚香、摆供、奠酒、磕头。祭祀祖宗的基本原则是必丰、必洁、必诚、必敬,核心是孝。拜年,是春节活动的又一项主要内容,拜年大体上可分家拜、族拜、党拜、团拜几种形式。家拜,是一个家庭中晚辈给长辈磕头祝寿。家拜讲究一人一拜,既不能一次呼两位长辈的尊称,给两位长者同时磕头,也不能两人同时给一位长者磕头。民谣说:大年下的头,一个磕了一个磕。小辈给长辈拜年时,长辈面带微笑,欣然受礼。拜完年后,长辈要给小辈压岁钱。

首先,年俗文化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民俗事项,有着丰富的民俗物品,有着丰富的民俗仪式,有着丰富的民俗意义。这一切,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有着强烈的传承性和地域性特点。而且这一切,都具有十分丰厚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比如祭神祭祖,包含有祈福平安,感恩敬祖的意义,比如吃饺子、放鞭炮、拜年,包含有对辟邪、顺利、圆满、吉祥、健康、团结、和谐、企盼的意义。其次,年俗文化的精神价值还体现在它的理想化上。平常人们吃不好,穿不

好,到过年要把它过好,就是要把现实尽量理想化,也尽量把理想的生活现实化。过年是一个放大的生活,充满了理想、企盼和美丽。再次,年俗文化体现出中国人生命活动与大自然气候节律的和谐共振。春节,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文明中,以年度为周期,是一个神圣的起点。年节的进入与结束体现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换。年节的进入与结束体现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换。节,不仅是一种间断,也是一种生活节奏的调节和精神状态的调整。过去的一年好和坏、喜和愁、灾和难、病和痛,一切都在春节这个节日点上归于零,从头开始,不气馁,不骄傲,不自满,不懈气,有吉星福神的照耀,一切重新开始,一切都好好的。第四,年俗文化活动从家庭开始,逐步向外开始,体现了中国人强烈的内外观念。从安神守岁,到祭神祭祖,家拜,族拜,党拜,团拜,以及下午的闹社火,唱秧歌,元宵节的观花灯,串黄河,游庙会,内外结合起来,便有了完整的年俗文化活动。这一切,都是教人们不要忘本。从家拜到族拜、党拜,以及初二女婿去岳丈家拜年,都是在体现一个孝敬的意思。而且要求在在进行这些节庆仪式时必须保持一个“恭”字,坚守一个“敬”,完成一个“真”字,父母们把买灶君神和门神像,不叫“买”而叫“请”,把点心不叫“点”,而叫“上”。让我们在更多的静中感受内心的恭和真。

大年三十吃团圆饭,也不是简单的一顿饭,它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伦理上的安慰,或者说伦理上的需求,伦理上的象征。饺子呢?它不同于面条,不同菜,它是一种包容,一种和合,一种共享,一种圆融。它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好。这种和合还体现在非人间的伦理上,比如大年期间门神、土神、天神、灶君神、财神、水神、喜神、井神、牛马神等等都要聚集在一起,众神共庆,无不上演着一出和合大戏,也体现着中国文化让人感动的包容性,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作用。

定风波

纪念红军东征九十周年

□ 张静洲

黄河怒卷浪排空,石楼风烈起征蓬。大麦郊前旌旗动,谁共?吕梁英雄映山红。

筹粮扩红播火种,民重!北上抗日气如虹。沁园春雪惊寰中,逐梦,今朝再唱大河东。

1936年的早春,晋西高原的寒风还裹挟着残冬的凛冽,黄河却已按捺不住奔腾的渴望。2月20日夜,随着一声令下,红军抗日先锋军的战船冲破冰封的河面,在石楼县辛关渡成功登岸,拉开了北上抗日东征序幕。

石楼,这座依偎在黄河东岸的古老县城,见证了红军突破阎军防线的浴血奋战;大麦郊,这个吕梁山麓的宁静小镇,成为红军指挥中枢的临时驻地。短短数月间,红军声东击西围城打援,汾孝战役几路出击,在吕梁完成了筹款50余万元、扩军8000余人的壮举,更把抗日救国的火种播撒在吕梁山区的每一寸土地上。

3月的一天,大雪初霁,伟人伫立在雪后的黄土高原之巅,遥望着银装素裹的吕梁风光,胸中豪情激荡,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不仅是对祖国大好山河的赞美,更是对逐梦民族解放的坚定信念。

九十年弹指一挥间,吕梁精神却如中流砥柱般屹立不倒,更似大河东去的黄河之水,奔腾不息。当年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早已深深融入这片红色厚土的血脉肌理之中,成为激励当代吕梁人民勇毅前行的精神灯塔。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吕梁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让我们以先辈为榜样,勇担时代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吕梁篇章!

诗两首

□ 任昱

金蛇送别

灵蛇辞岁意从容,雾散云开见碧空。魅魅潜形随水去,文章焕彩伴春风。庭前鹤发安康久,膝下英才志气浓。情系家国根脉固,丹心永向九州红。

马年新咏

丙午春风动地来,千蹄竞发破尘埃。吉星骋志超山海,健影扬威踏雾开。且惜今朝勤立业,更珍笔力展情怀。初心不负宏图愿,万里前程信可待。

年味

(外两首)

□ 高鹏

“年味淡了”
一句已说淡的话
花灯 彩门 烟花
掩饰不住
工作焦虑

门上去年的春联
鲜红未褪
两鬓已白了一片
紧锁的眉宇间
昔日情景浮现

那时过年
慢了慢进餐
状态可松弛
脚步放缓
那时我们“卷”
花卷 蛋卷
那时我们围坐
年味浓

失眠

冬夜漫长
窗外
雪花打着玻璃
思绪
在黑夜的长廊里
穿行

大多数白天
习惯性积攒压力
夹杂着叹息
压弯的腰
床上努力地伸直

背负的人和事
名倒在
名字叫“失眠”的
酒中
用一整夜的时间稀释

属于

你站在河边
河流就属于你
你登上山顶
群山就属于你
绽放的烟花
属于集体的狂欢
也属于个人的孤独



李够梅 摄

三川河

春节随吟

□ 梁大智

岁序更新,寒随一夜尽;春光暗转,喜自万家生。星霜递换,冬雪渐融;乾坤回暖,万物昭苏。千古传承,普天同庆,爆竹声里辞旧岁,笑语声中迎新春,此乃最是人间烟火,最暖尘世之温情。

年关将至,尘事渐收。车马暂歇,俗务皆疏;人心向暖,归意如潮。文人雅士,雅集迎春。临窗挥毫,写春联以寄兴;围桌吟哦,赋诗词以抒怀。扫舍辞旧,添一岁之烦恼;换符贴联,迎新春之瑞气。门悬红灯,映满堂吉庆;窗贴福字,纳八方祥和。灶烟起处,皆是乡情;灯火明时,尽归暖意。一粥一饭,藏岁月之醇厚;一颦一笑,见人间之安乐。

除夕之夜,围炉守岁,春晚连播,笑语盈堂。尊亲在侧,稚子牵衣,长幼有序,其乐融融。杯酒相酬,话平生风雨;亲情相拥,慰一路风尘。爆竹声喧,惊散残年旧梦;烟花璀璨,开呈锦绣新图。水饺浮沉,藏岁岁平安之愿;醇醪甘美,酿年年丰稔之祥。良宵一刻,胜却人间无数;团圆一盏,暖尽世间寒凉。

东方既白,正月启祥。衣冠整肃,拜贺尊长,恭祝安康,敬承家道;邻里相过,吉语相传,谦和有礼,温情盈门。孩童手握压岁钱,眉欢眼

笑,天真烂漫;翁媪闲叙家常事,意静情安,福寿绵长。街巷之间,龙狮腾舞,锣鼓铿锵,欢腾热闹,一派升平气象;田舍之上,梅柳含春,风和日暖,草木萌新,尽是太平风光。

春节之旨,不在繁文缛节,而在人心;敬祖以孝,承先辈之恩泽;敦亲以和,暖骨肉之情深;睦邻以信,守乡邻之善意;怀远以情,念天涯之故人。千里奔赴,风霜无阻,只为一聚;经年劳碌,辛苦不辞,皆为此宵。一灯如豆,可照天涯归客;一碗温羹,能暖世路风霜。一句平安,抵万语千言;一场团圆,安四海人心。

春节之义,非独宴饮游乐之欢,更在文化传承之中。祭孔崇儒,彰文脉之绵延;祠堂祭祖,敦人伦之孝悌。红色旧址,忆先烈之初心;非遗工坊,续匠心之薪火。以团圆为纽带,系住四海游子之根;以民俗为载体,传承华夏文明之魂;以祈福为愿景,凝聚砥砺前行的力量。

四时有序,喜乐无忧,福满乾坤,春满人间。值此佳节,感岁月之悠悠,叹山河之壮阔。愿山河无恙,岁月长安;愿人间皆安,烟火常暖。

退休前的温暖相遇

□ 乔达爱

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缘分,往往如春雨润物,悄无声息却直抵心田。临近退休的两三个月,我有幸被单位安排加入一个专项工作小组,与一群80后年轻同事并肩作战。这段难忘的共事经历,为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圆满温暖的句号,更让我真切感受到新时代年轻干部的责任担当与真挚热情,深刻体会到“一群人、一条心”的团队力量。

这是一支跨越年龄,凝聚多方力量的团队。小组六人,除我之外,组长舟与组员凯、涛、勤、红皆是朝气蓬勃的80后,与我相差十余岁。我们来自五个不同单位,除与组长舟曾有相识,其余四位同事皆是素未谋面。起初,我心中难免有几分忐忑,担心与年轻一代存在认知和沟通的“代沟”,但这份顾虑,很快便被他们的热情、真诚与包容彻底打消。

这是一个坚守初心,尽忠使命担当的团队。组长舟是新时代优秀年轻干部的缩影,他作风正派、勤学善思,对工作始终满腔热忱。我们的工作多与会议记录、会计账簿打交道,整日埋首于“文山纸海”,舟形象地将这份工作称作“考古”,而他对待这份“考古”工作的较真态度、严谨作风,令人由衷钦佩。他的管理胸有成竹、精准施策,工作启动之初便做好科学分工,每位组员的工作职责、执行方法、完成标准都清晰明确,且能根据工作进展适时给予精准指导。他始终以身作

则,坚守岗位,除却接送孩子的固定时间,每日总是最早到岗,用一言一行诠释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勤是组里的专职“写手”,我们在工作中查找发现的各类问题,最终都汇聚到他手中梳理整合。他文字功底扎实,总能从纷繁复杂的内容中提炼核心、理清条理,让团队的劳动成果形成完整规范的材料,为各项工作推进画上点睛之笔。凯是组里的“开心果”,平日里看似大大咧咧,工作中却格外较真,心思缜密。他主动包揽了办公室的后勤琐事,烧水泡茶、整理桌面,事事想得周到,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财坏君子水坏路,人间欲望不得够”,更让我看到了年轻人难能可贵的自省与自律。

涛是组里的业务骨干,身兼原单位核心工作与小组专项任务,却始终处理得有条不紊。他拥有丰富的财务工作经验,善于入微知著、举一反三,做事条理清晰、效率极高。外出开展延伸核查工作时,他总能带着问题出发、瞄准目标推进,让各项核查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红则是一位豪爽洒脱的女同志,工作作风干脆麻利,再多的工作交到她手上,都能高效高质完成。她对工作单位充满理解与体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让我暖心的是,她总记得顺路送我回家,即便自己单位临时加班,也执意绕路相送,这份细致与温暖,每每想起都让我心头暖意融融。

我喜欢由欢乐构成的愿景,喜欢普通民众参与其中的那份质朴热忱,喜欢市井百姓脸上自然流露的笑容,可撷可取,可捧可掬。也许,节日的意义就隐藏其中。

在中国这个极其讲究团圆的国度,无论你漂泊异乡,还是浪迹天涯,都要在团圆佳节放下一切,收拾行囊,回家团聚。仿佛只有与亲人相守,才算过一个完整的年。传统意义上来说,只有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才是真正过完了年。一年的劳顿得以彻底释放,休整之后,大家正式开启新一年的忙碌。如果说除夕是大年的开始,元宵佳节便是这场举国同庆盛宴的完美收场,是年给予最后的温柔。有始有终,便是圆满。

团团圆圆,“圆”就是美满与和谐的化身。中国人喜欢圆的形状,美观之中蕴含着和谐。如今的元宵,花样繁多、口味丰富,五颜六色、绵软可口,几乎完美满足了视觉与味觉的享受。元宵佳节当天,大家欢聚一堂,吃元宵、话祝福,看颗颗雪白软糯、圆溜溜的元宵下锅,在热气腾腾的沸水中翻滚,昭示着一年的圆满平安。圆圆的大灯笼高高挂起,映得日子红红火火、团圆美满。

每一种食品,都有着它背后的故事。我们也习惯赋予它一种寓意,伴着一种心情,成全一种幸福。在民族传统里,圆代表着圆满,是终极的幸福。元宵在沸腾的水中翻滚,大概也像极了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

抬眼望去,窗外华灯初上,火树银花,如同划破夜空的点点繁星。我打开电脑,将万千思绪化作浅淡墨迹……

花灯醉人回乡梦

□ 衣名

水洄间游动翻滚,汤水渐渐变得乳白、黏稠。一粒粒洁白的元宵与石墨架的大黑锅形成鲜明对比,仿佛一幅温馨静雅的水墨画。

在物质清贫的年代,一碗元宵便是一串美好的记忆。尽管馅料十分单调,只有核桃、花生、芝麻有限的几种,口感甚至有些发硬粗糙,却足以让人唇齿留香许久。淡淡的糯米香、乳白的汤水、单纯的原始味道,构成的生活契合着一颗纯净的心灵。我想,人最深的记忆,大抵也这么简单。

内心深处,我一直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纯真的年代,是中国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也是风气相对淳朴的岁月。物质上的慢慢改善,带动了精神上的乐观向上,淳朴的民风彰显着最基本的公序良俗。每年元宵节,县城必定举办灯会、放烟花、扭秧歌、锣鼓喧天,好不热闹。路两侧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人们脸上洋溢着真切快乐、叫好声、嬉笑声不绝于耳。小县城的沸腾,远比满锅翻滚的元宵还要热闹许多。如今想来,那个年代的欢乐时光,着实让人留恋回味。

是将快乐拉长的过程,是在幸福的期盼中度过。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日子不算富裕。家里虽然清贫,却很快乐,心中有盼头,幸福指数也高。每当过了大年初一,人们就进入一种固有的节奏,家家户户企盼着元宵节的到来——因为这一天有元宵吃,仅此而已,并没有其他的杂念。然而这一天的到来,不仅昭示着年的圆满,也预示着春耕大幕即将拉开。

“汤圆”和“元宵”的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不同。作为北方人,我还是习惯称作“元宵”。一碗热气腾腾的元宵,看似简单,却颇有讲究。记得小时候,在农村,元宵都是自家制作的。从馅料到成品,是一个极其细致的过程。父亲会从不远的集市买来馅料和糯米,先将糯米泡上十个小时,然后沥干,再磨成粉;把馅料放到糯米粉上,在筛箩里揉搓,看着五颜六色的馅料一点一点变大、变圆,心中便会充满欢喜。大黑锅里烧开清激的井水,咕嘟着冒起又大又亮的泡儿。白花花的元宵被一个个小心翼翼地丢进沸腾的水中,勺子顺着锅沿儿轻轻推动,静静等上几分钟,元宵便纷纷浮出水面,在